

泡沫化生存? 风投业顶风“做多”中国

国际、国内二级市场陷入低潮,房地产市场也迎来微妙的调整期,而空前繁荣的VC、PE领域似乎依然热浪炙人。股市冷、创投热正成为中国经济一道奇特的景观。在这个特殊时期,创投市场是否存在大量泡沫?风险投资产业的挑战和机遇何在?如何抓住投资的主脉络?在“2008年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中期论坛”上,国内风投界多位顶尖高手各抒己见。

◎本报记者 叶勇

联想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陈浩:

资本回报 高潮还没到

今天投资环境是不是有过热的趋向?我们认为,虽然表现出来有一些价格上、或者竞争上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在中国,资本投资回报的高潮并没有到来,我们愿意抱有更强的信心去追逐更好的未来。

风险投资到底是在面对风险还是在规避风险?我们要总结两个教训:第一要总结为什么输掉,第二要总结为什么错过一些非常成功的案子。真正的挑战在于你能否找到真正有潜力的创业者和企业家,赌的是人,最终是看这个团队和一个人。我鼓励企业家把价格抬上去,我们不会去看客观环境的变化、竞争或者是价格,更主要是反思自己——我们到底有没有眼光?有没有能力去接近这些真正能成就大企业的企业家?能否获得他们的信任,获得他们对我们的认可以后拿我们的钱?这是我认为VC真正的挑战。



上海联创投资管理合伙人冯涛:

小泡沫 开始被吹掉了

已经热了四五年了,我觉得冷一冷比较有好处,就像股市、楼市都在冷却。我觉得创投市场也应该冷静一下。

第一,股票价格下来了,但是我们投资的PE价格没下来,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最差的组合。如果等到PE价格下来的话,对这个行业长期、稳定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第二,一些不好的项目渐渐地暴露出来了,有一些诈骗的项目,有一些不符合标准没有上市的项目,有一些上市以后因为违规被宣传的项目渐渐出来了,就像一个大的泡沫在被吹掉的时候,这些小泡沫先开始被吹掉。今年还会有很多这样的小泡沫会被吹掉,我们希望这些小泡沫不会影响整个大的市场。



深圳创新投董事长靳海涛:

没有过热, 只是刚刚兴起

今年的特征非常明显,就是结构在调整。单纯靠拼资源消耗的,单纯靠出口的,产业特征比较传统的,靠劳动力来拼杀的,这些企业今年碰到很大困难,而且今年上半年尤为突出。这样一个结构调整需要VC和PE的介入,VC和PE一定是投创新的、有前途的、会加速结构调整、更新换代的项目。

我认为中国的投资现在的量跟发达国家相比是非常小的。中国企业的成长模式从过去自我积累为主,开始逐渐向自我积累加烧钱相结合这样的模式转变。如果是要烧钱,恐怕我们投的钱远远不够,所以中国企业现在获得的钱主要是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变也是现在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从以上三个角度的分析,我认为中国的VC也好,PE也好,没有过热,只是需要洗牌而已,但是前景还是非常光明。



IDG创始合伙人熊晓鸽:

市道不好时 可能就是投资良机

现在都说退出比较少,市场不好。当年美国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后,大家也觉得痛苦,不过作为风险投资人还得投,现在一看,那个时候投的项目后来取得的回报都很好。因为当时钱没有这么多,你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些公司、团队,价格也比较合理,这个时候对我们投资人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期。

过去两年时间对我们来讲是比较痛苦的,投得很快,价格也很高。我觉得这都是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成功的风投基金,你的目标还是要寻找很优质的、有潜力的公司。



软银赛富首席合伙人阎焱:

经济转型 对VC/PE是好事

对未来的中国经济,我个人没那么乐观。有一定可以肯定的,中国的经济在今后的五到十年里面,面临一个重大转型的时期。这个转型时期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个人认为,好事要多于坏事。在世界历史上,作为VC或者PE,在经济重大转型时,都会给直接投资人带来大机会,行业的重整合造就世界级公司。中国能否造就世界级公司?现在可以看到些影子。

外部的大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有好有坏,比如股市对我们的IPO确实有影响,去年中国A股对PE是一个非常大的拉动。为什么现在PE没有降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中国有很多民营的人民币PE或者VC,大部分新的基金管理人经验还是不够。在市场好的时候有好的投法,在市场不好的时候有不好的投法,对一个好VC来讲,在中国永远都有机会。



■金手指

熊晓鸽: 别看着二级市场眼色做风投

◎本报记者 叶勇

在VC和PE热火朝天、新基金潮涌的年代,即便是老牌投资机构IDG也未免会感到迷惑和痛苦。在这样一个时期,如何求取创投热潮背后的真经?捕捉行业里稍纵即逝的机会?把握风险投资永恒的主题?IDG全球常务副总裁熊晓鸽,这位记者出身的中国风险投资元老,就此接受了上海证券报的专访。

要坚持长期回报心理

上海证券报:您认为二级市场与VC和PE现时的关系如何?

熊晓鸽:过去两年是所谓的牛市,股市比较热。这两年,新基金刚上来,为了做业绩,就会去抢项目,就会给企业家更高的价格,这对我们老基金压力很大,所以对我们是炼狱。

做投资应该盯住项目的基本面,新基金多了以后,就没有时间去做太多的行业研究。我担心的是2006、2007年投资的速度太快、价格太高,会存在风险。另外,为何很多人投PE,而且大部分是PRE-IPO?因为价钱好算,牛市大家都喜欢玩PE,这是最大的不好。现在国内、国外市场遇到这样低潮的情况,做VC会比较好一些,这需要投资人脑子更冷静一些。

上海证券报:新时期IDG面临的所谓“痛苦”是什么?

熊晓鸽:我们的“痛苦”在于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以前我们投资方就一家,我与麦戈文(IDG董事长)沟通很方便,沟通成本很低。现在我们融了两个成长基金,两年半融了15亿美元,四十几个出资人,如何沟通是个问题。第二,新的基金公司出现带来一些挑战,可能我们花了半天工夫做的项目被人家抢去了。

我觉得,面对问题,投资人要保持一个理性的心态,万变不离其宗,要保持对市场、产品、服务、团队的理性判断,坚持长期回报心理,不要看着二级市场眼色行事,心态一定要好。

早期投资继续“撒胡椒面”

上海证券报:新形势下, IDG 早期“撒胡椒面”的投资方式会做什么样的调整?

熊晓鸽:按我们先前的分类,200万美元以下的都是早期的,200万至3000万美元算是成长期投资,3000万美元以上就叫PE投资了。200万美元以下的,我们过去撒得很好,以后还要继续撒。因为对于早期项目不可能很早判断得那么清楚,新兴领域宁可多撒一点,这种撒,我们过去的失败率不到10%。做成长期投资比较保险,我们投的70%左右成长期项目现金流是正向的。至于PE投资,就是投已赚钱的。总的来说,还是要根据市场来走,实实在在地练内功比较好。

上海证券报:如何看待传统行业投资与新技术的融合?

熊晓鸽:传统行业怎么利用互联网技术来提高效益是关键。为什么我们较少投浙江民营企业?因为出口导向型很多,出口利润率很低,很难建立自己的品牌。一流的商品一定有自己的品牌。光做出口的话,上游和下游都会制约它,更很难说上市。

互联网对于创业者是个很好的机会,对中国制造业和传统行业是个很好的机会,再加上中国是互联网民最多的国家。此外,对手机这样的通信工具加以改变和转型,是个很好的投资机会。

寻找宋江式CEO

上海证券报:你怎么选择创业者团队?

熊晓鸽:团队领导力很重要,企业最好是找宋江式的CEO,虽武不突出、文不突出,但是有个特长——能把团队在“替天行道”的旗帜下管理起来。能管理好是个本事,毕竟每个人有自己的个性。做企业需要有通才,也需要有专才。

创业者是选手,我们是教练,他们不放弃,我们也不能放弃。在中国与美国不同的是,我们觉得两点在中国很重要——应变能力和执行能力。万一看错了这个产品和服务,但是如果大家都善于学习,进行转型,还是可能做得很好的。比如搜房网,我们1998年投资的,12年了,中间好几次都做不下去了,不少投资人放弃了,而坚守到现在,它成了我们回报率最高的项目。

上海证券报:IDG在建立人民币基金上有何打算?

熊晓鸽:我们还没有建立人民币基金。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我们现在在管理国外的钱,如果又管理国内的钱,我们的精力是不是够?第二,如果投资的领域是一样的话,会有利益冲突的问题。过去我们通过海外架构投进来,再到海外上市,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和亿万富翁。不过,遗憾的是国内上市的服务商没挣到钱,中国股民没挣到钱。用我们的经验和本事,如果有比较优质的出资人,能管人民币的钱,我们也愿意管,这是个好事情,但是如何平衡美元基金和人民币基金是个较大的课题。第三,国内投资人是否成熟了?最后,基金管理期一般是十年,如果政府做出出资人,在国内还面临换届的问题,持续性上是不是有问题?把政府的钱管得规范化、专业化也是个问题,我们还在探讨。有一种交流,更多的是教训的交流,这特别值钱。

IDG这个品牌我不会放弃。作为投资人,我还没有碰到一个人像麦戈文那样对中国市场情有独钟,他来中国104次了,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帮助,我跟他做了17年,觉得很好,关系很好,没想到要摆脱。



其他的TMT行业那样可以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那时候我们能看到的太阳能企业、风能企业,如果没有政府补贴,根本不可能存在。所以,前一段时间德国政府降低补贴的时候,太阳能市场的股票就下跌。”他说,在政府补贴的背景下,也有很多成功的企业,但是也有很多企业每年都拿到政府几十万、几百万,我们不会投资这些企业,它们实际上是躺在政府的补贴上运营。”

关键在打造核心竞争力

聚光科技CEO姚纳新表示,技术很重要,如果新能源成本能够实现低于上网电价,真正的商用就完全变得可能,而且不需要政府资助就能发展起来。

周树华指出,从过去的观察来看,让政府直接去补贴一个太阳能项目是非常难的,但是让政府鼓励一个节能方式,让政府产生这样一个机制的话,相对是容易的,而这就直接影响了行业发展。

而在凯鹏华盈创投基金合伙

人钟晓林看来,真正的清洁技术相关投资现在才刚刚开始。这要求投资有选择地去做,生物能源、太阳能一堆人在做,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这里面盲目的成分非常多。是不是每个企业都可以拿到政府的补贴?是否有技术?是否可以持续去做?对我们来说,我们非常关注定位在跟技术相关的、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项目。”

而在凯鹏华盈创投基金合伙

排的目标,企业就会采用这个模式去做,比如说脱硫技术的应用。我

觉得制定政策重于补贴。”

周树华指出,从过去的观察来看,让政府直接去补贴一个太阳能项目是非常难的,但是让政府鼓励一个节能方式,让政府产生这样一个机制的话,相对是容易的,而这就直接影响了行业发展。

而在凯鹏华盈创投基金合伙

人钟晓林看来,真正的清洁技术相

关投资现在才刚刚开始。这要求投资有选择地去做,生物能源、太阳能一堆人在做,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这里面盲目的成分非常多。是不是每个企业都可以拿到政府的补贴?是否有技术?是否可以持续去做?对我们来说,我们非常关注定位在跟技术相关的、有可持续发

展潜力的项目。”

而在凯鹏华盈创投基金合伙

排的目标,企业就会采用这个模

式去做,比如说脱硫技术的应

用。我

觉得制定政策重于补贴。”

周树华指出,从过去的观察来看,

让政府直接去补贴一个太

阳能项目是非常难的,但是让

政府鼓励一个节能方式,让

政府产生这样一个机制的话,

相对是容易的,而这就影

响了行业发展。

而在凯鹏华盈创投基金合伙

排的目标,企业就会采用这个模

式去做,比如说脱硫技术的应

用。我

觉得制定政策重于补贴。”

周树华指出,从过去的观察来看,

让政府直接去补贴一个太

阳能项目是非常难的,但是让

政府鼓励一个节能方式,让

政府产生这样一个机制的话,

相对是容易的,而这就影

响了行业发展。

而在凯鹏华盈创投基金合伙

排的目标,企业就会采用这个模

式去做,比如说脱硫技术的应

用。我

觉得制定政策重于补贴。”

周树华指出,从过去的观察来看,

让政府直接去补贴一个太

阳能项目是非常难的,但是让

政府鼓励一个节能方式,让

政府产生这样一个机制的话,

相对是容易的,而这就影

响了行业发展。

而在凯鹏华盈创投基金合伙

排的目标,企业就会采用这个模

式去做,比如说脱硫技术的应

用。我

觉得制定政策重于补贴。”

周树华指出,从过去的观察来看,

让政府直接去补贴一个太

阳能项目是非常难的,但是让

政府鼓励一个节能方式,让

政府产生这样一个机制的话,

相对是容易的,而这就影

响了行业发展。

而在凯鹏华盈创投基金合伙

排的目标,企业就会采用这个模

式去做,比如说脱硫技术的应

用。我

觉得制定政策重于补贴。”

周树华指出,从过去的观察来看,

让政府直接去补贴一个太

阳能项目是非常难的,但是让

政府鼓励一个节能方式,让

政府产生这样一个机制的话,

相对